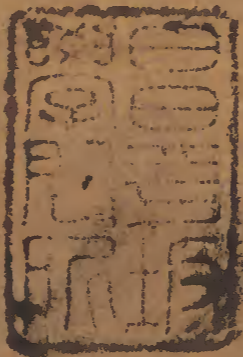


小學集注大全

九十



漢書門			
九	三	八	〇
一	七	〇	〇
四	四	〇	〇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三	九	〇	漢
九	三	八	容
一	四	〇	
三	四	〇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380	
冊數	4	(4)	
函號	298	228	



小學集註大全卷第九

淺學不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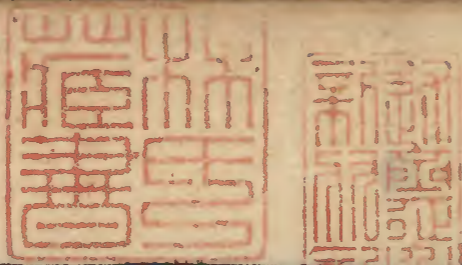
海虞吳 訥 集解
姑蘇陳 祚 正誤
天台陳 選 增註

善行第六

外篇

善者德之實行也此篇皆載漢唐宋以來賢者之善行以實夫立教明倫敬身也通八十一章

呂榮公名希哲字原明申國正獻公之長上聲



下子正獻公居家簡重寡默不以事物經心

而申國夫人性嚴有法雖其愛公然教公事

事循蹈規矩呂氏家訓正獻公名公著字晦叔宋哲宗朝拜相封申國公簡謂簡要重謂重厚寡謂省事默謂慎言也不以事物經心者謂凡世俗之事皆不以經營於心也夫人公著之妻魯參政宗道之女規矩者法度之器所以為方圓者也蹈行也榮公為正獻長嫡故父母雖甚鍾愛

然每事必教之依循法度而行焉增註事物

事外物經猶縈也規矩喻禮度事甫十歲祁

寒暑兩侍立終日不命之坐不敢坐也日必

冠帶以見現長者平居雖甚執在父母長者

之側不得去上巾襪縛篆袴衣服唯謹甫始

大也縛繞也縛袴者即內則所謂偏今人謂

之行滕束脰至脰纏繞袴管故曰縛袴也熊

氏曰大寒大暑若可以自便矣增註縛袴亦

然猶執禮如常時而不敢怠也謂之偏

首之巾足之鞵脰之縛袴身之衣行步出入

服皆不得去謹則又加整飭矣

無得入茶肆酒肆市井里巷之語鄭衛之音

未嘗一經於耳不正之書非禮之色未嘗一

接於目茶酒喧雜之肆行步不以入者所行必由於正也市巷鄙野之語鄭衛淫

哇之音不經於者所聽必由於正也異
端不正之書邪惡非禮之色不接於目者
所視必由

增註

鄭衛二國名其音濁熊氏曰
足不妄行耳不妄聽目不妄

視正獻公通判潁州歐陽公適知州事焦先

生千之伯強客文忠公所嚴毅方正正獻公

招延之使教諸子潁郡名歐陽公名脩字永叔廬陵人宋進士英宗朝

官至參知政事卒謚文忠焦先生名千之字伯強客寓歐陽公家故正獻延之俾教榮公

及諸諸生小有過差先生端坐召與相對終

日竟夕不與之語諸生恐懼畏伏先生方略

降辭色榮公與諸弟或因學業或因言動微有過誤差失先生正坐召使相對自

朝抵暮不與之言待其恐懼畏伏悔悟深切方少辭色以待之其嚴如此

端正也降猶時公方十餘歲內則正獻公與

申國夫人教訓如此之嚴外則焦先生化導

如此之篤故公德器成就大異眾人公嘗言

人生內無賢父兄外無嚴師友而能有成者

少矣德德性器才器人性本善而氣質不同苟無父兄教訓於內師友導化於外則

安能有成也哉程子曰天下英才不為少矣特以教化不明不得有所成就也

增

註

行成日德
才成日器

呂榮公張夫人待制諱昱

温

之之幼女也最鍾愛然居常至微細事教之
 必有法度如飲食之類飯羹許更益魚肉不
 更進也時張公已為待制河北都轉運使
 矣童蒙訓待制官名女幼父母聚愛然非獨
 愛之而又能教之也更再也益增也飯以
 充飽羹以侑飯故許再增若魚肉則取其味
 適口故不許其再益是非獨使之寡嗜味亦
 欲教之習儉也轉運使亦官名宋世得專制
 一道征伐刑獄錢穀之任夫父之貴盛若是
 而子女飲食之儉若此
 增註 夫人榮公之妻
 可見其治家之有法也

名死日諱鍾聚也張公已貴顯矣而示女子
 以儉約如此非特教子者所當法亦守官者
 所當法也 及夫人嫁呂氏夫人之母申國夫人姊
 也一日來視女見舍後有鍋釜之類大

不樂 謂申國夫人曰豈可使小兒輩私作
 飲食壞家法邪其嚴如此

張女嫁正獻之子榮公一日張妻來呂氏視
 女見女私室有銅釜等器乃作色謂其妹申
 國夫人曰兒女輩豈可令私造飲食以敗壞
 家法乎熊氏曰呂氏家法固美矣而張待制
 魯參政家其闡範又嚴正如此可見當時
 士大夫家禮義成烈豈後世之可及乎

唐陽城爲國子司業引諸生告之曰凡學者

所以學爲忠與孝也諸生有久不省息井親

者乎明白謁城還養去聲者二十輩有三年不

歸待者斥之唐書列傳城字元宗定州人唐

學之大端士居大學而久缺定省則所學爲

何事哉故聞城言而歸者二十人其忘親久

不歸者增註唐李氏王天下之安定先生

胡瑗願字翼之患隋唐以來仕進尚交辭而

遺經業苟趨利祿歐陽文集隋唐以後取士

華明經以隱僻專尚貼括於經書大義及爲

蘇湖二州教授嚴條約以身先去聲之雖大暑

必公服終日以見諸生嚴師弟子之禮宋仁

祐中安定嘗爲蘇湖教授條約約束也

以一身先之謂不獨以言教也暑熱不去公服

蓋所以嚴師增註以身先之即解經至有要

義悵悵切爲去聲諸生言其所以治已而後

治平人者學徒千數日日刮磨磨爲文章皆

傳附經義必以理勝信其師說敦尚行去聲實

懷懷誠實切到之意治已而後治人明體而
適用也刮剝刮去昏蔽而顯以光澤韓子所
謂刮垢磨光者是也傳依也敦厚也依經義者
尚理而不尚浮文也敦行實者尚篤行而不
尚虛

增註

要義即治已治人之道刮剝兼之行而言信尊信也

後為太

學四方歸之庠舍不能容其在湖學置經義
齋治事齋經義齋者擇疏通有器局者居之
治事齋者人各治一事又兼一事如治民治
兵水利筭數之類其在太學亦然皇祐中安定
直講後進職天章閣待制仍領學事寶元中
下湖學取其教法頒之太學庠舍不能容謂

生徒衆也疏通謂氣質開
明有器局謂局量寬廣也

增註

安定後為國子直講四方

學者歸之故庠舍不能容疏通謂
材識明達有器局謂器局正大
其弟子散
在四方隨其人賢愚皆循循雅飭其言談舉
止遇之不問可知為先生弟子其學者相語
稱先生不問可知為胡公也循循有次序而
不越禮度也雅
飭雅正而謹飭也辭氣異乎常人故不問知
為先生弟子四方從學者衆故稱先生必知
其為安定也後劉彝賜對神宗問卿師何人
彝對曰臣少師胡瑗瑗以道德仁義教東南
諸生聖人之道有體有用有文君臣父子仁
義禮樂歷世不可泯者其體也詩書史傳垂

法後世者其文也學而措之天下能潤澤其
民歸于皇極者其用也累朝取士不以體用
爲本而尚聲律浮華之詞故風俗偷薄瑗當
寶元明道之間以體用之學授諸生故今學
者明夫聖人體用以爲政教之本者瑗之力
也朱子曰胡氏開治事齋亦非獨只理會此
如所謂頭容直足容重手容恭許多說話都
是本處安定規模雖少踈然却廣大著實也
增註 言動皆雅餒故遇之則知其爲安定弟
子學者皆尊師故稱先生則知其爲安
定

○明道先生言於朝曰治天下以正風

俗得賢才爲本文集方氏曰君上所化謂之俗愚謂治天下固以是二者爲本然得賢才則可以化成天下是則得賢才又爲正風俗之本也

增註 賢有德者才有能者二者固治天下之本也

又正風俗宜先禮命近侍賢儒及百執事悉

心推訪有德業充備足爲師表者其次有篤

志好學才良行修者延聘敦遣萃於

京師俾朝夕相與講明正學近侍賢儒謂近侍儒官百執事謂朝

師範表儀之人次則篤志嗜學材美行脩之士延聘者遣使以聘也敦遣者敦送以禮也萃聚也正學古昔聖人教人之學也

正 正學古昔聖人仁

增註 悉盡也延聘謂迎之禮敦遣謂送

誤 義中正之學也

之ヲ以テ禮ヲ京ノ大ノ師ノ衆也也也其ノ道ハ必ズ本ス於テ人ノ倫ニ明カ乎カ

物ノ理ニ其ノ教ヲ自リ小ノ學ニ洒ス掃ス應ニ對ス以テ往テ修ム其ノ

孝ノ悌ノ忠ノ信ノ周ノ旋ノ禮ノ樂ノ其ノ所ハ以テ誘ハ掖ス激ス勵ス漸ス

摩ス成ス就ス之ノ道ハ皆ズ有リ節ニ序ニ其ノ要ハ在リ於テ擇ニ善ニ修ニ身ニ

至リ於テ化ス成ス天ノ下ニ自リ鄉ノ人ニ而シ可シ至リ於テ聖ノ人ノ之ノ道ニ

以テ言フ教ヲ引キ日ニ誘ハ以テ手ヲ扶テ持テ目ヲ掖テ激ス謂ハ激ヲ作ス勵ヲ

謂ハ勉ヲ勵ヲ漸ヲ如ク水ノ之ノ浸ス物ノ摩ヲ如ク石ノ之ノ攻ス玉ノ成ス就ス

誠ニ意ニ正ス心ヲ脩ス身ニ也也化ス成ス天ノ下ニ者ハ齊ニ家ニ治ニ國ニ平ニ

天ノ下ニ也也此ハ皆ズ大ノ學ノ之ノ教也也也鄉ノ人ノ鄉ノ里ノ之ノ常ノ人ノ也也

無シ退ス漸ス之ノ摩ス之ノ使ハ不シ苦シ其ノ難ヲ所ハ以テ成ス就ス之ノ正ニ

學ヲ不シ出ス乎乎人ノ倫ノ物ノ理ニ而シ也也洒ス掃ス應ニ對ス以テ至リ周ノ

旋ノ禮ノ樂ノ小ノ學ノ之ノ教也也也誘ハ掖ス激ス勵ス漸ス摩ス成ス就ス之ノ

成ス其ノ始ヲ也也擇ニ善ニ脩ニ身ニ以テ至リ化ス成ス天ノ下ニ大ノ學ノ之ノ

教也也也自リ鄉ノ人ニ而シ至リ於テ聖ノ人ノ之ノ道ニ成ス其ノ終ヲ也也

其ノ學ノ行ハ皆ズ中ニ聲ニ於テ是ニ者ハ

爲シ成ス德ニ取リ材ヲ識ニ明ニ達ニ可シ進ス於テ善ニ者ハ使リ日ニ受ス其ノ

業ヲ擇ニ其ノ學ノ明ニ德ニ尊ニ者ハ爲シ大ノ學ノ之ノ師ニ次ニ以テ分ニ教ニ

天下ノ之ノ學也也也葉ノ氏ノ曰ク學ノ行ハ中ニ於テ是ニ者ハ謂ハ能ク擇ニ善ニ

增註

誘ハ掖ス之ノ使ハ有リ進ス激ス之ノ勵ス之ノ使ハ有リ

分教天下

增註

中於是謂合小學大學之教者以成德為師取材識之明

達者受其教及學之既成上者使教國學其次分教州縣之學也此三節言擇師之法

擇士入學縣升之州州賓興於太學太學聚

而教之歲論其賢者能者於朝入學之法始

次以賓禮升之太學太學又教之而歲論其賢能於朝而後官之此倣周禮鄉大夫賓興

虞司馬論

增註

縣謂縣學州謂州學王王之制也制曰論定然後官之

凡選

士之法皆以性行端潔居家孝悌有廉恥禮

讓通明學業曉達治道者葉氏曰以此選士則通於理而適於

用本於身而及於天下其與文辭記誦取士者有間矣○朱子曰明道論學制最為有本

讀之未嘗不慨然發嘆也

增註

選亦擇也此兩節言擇士之法

○伊川先

生看詳學制大槩以為學校禮義相先之地

而月使之爭殊非教養之道請改試為課有

所未至則學官召而教之更不考定高下文集

宋哲宗元祐初伊川在崇政殿說書同孫覺顧臨看詳國子監條制蓋以教化之地禮義

為先而月有試較其高下非教化之道請改試為課有未至者則師教導之而不使習於

爭競也

增註

相先猶相尚且使之爭謂月有試以較其高下是使之爭競也

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鑄字全解居隘切

額以去聲利誘省景切繁文以專委任勵行

檢以厚風教及置待賓吏師齋立觀光法如

是者亦數十條制也道明德立之士制也

也鑄刻也解額謂秋闈鄉試之額也宋元豐

中以利祿誘士國學解額增至五百人來者

奔湊故欲鑄其額量留百人餘四百均於

州郡使士人各安鄉土以絕奔競之私也省

繁文末節以專委任之道勵行誼名檢以厚

風化之源復置齋舍以待行能可賓敬及通

治道可為吏之師法者至於天下之士有來

游學者亦立觀光法以處之凡是者通數十

條制置也延待也鑄謂刻定之解猶頁

增註也額猶數也省減也繁文吏牘之類

師儒之官不責以小文所以專委任也行簡

謂行誼名簡待賓齋所以待行能而賓敬者

吏師齋則通於治道可為吏之師法者居之

觀光謂觀見國之盛德光輝立觀光法蓋以

解居隘切

藍田呂氏鄉約曰凡同約者德業

之士也

相勸藍田縣名在今西安府呂氏長太中字

大臨字與叔鄉約謂與鄉人約誓者勸勉也

按本註德謂見善必行聞過必改能治其身

能治其家能事其兄能教子弟能御僮僕能

事長上能睦親故能擇交游能守廉介能廣

能興利除害能居官舉職是也業謂居家則能事父兄教子弟制妻妾在外則能事長上接朋友教後生御僮僕至干讀書治田營家濟物如禮樂射御書數之類皆可為之非此之類皆為過失相規按本註此義之過凡六無益也

酌謂酌酒喧競博謂賭博財物鬪謂鬪毆罵詈訟謂告人罪惡意在害人誣類爭訴得已不巳者是也二日行止踰違朱子曰凡踰禮違法衆惡皆是也三日行不恭遜朱子曰凡侮慢齒德持人長短恃強凌人知過不改聞諫愈甚是也四日言不忠信朱子曰或為人謀事陷人於惡或與人要約退則背之或妄說事端榮惑衆聽是也五日造言誣毀朱子曰此誣人過惡以無為有以小為大面是背相或作嘲咏匿名文書及發揚人之私隱無狀可求及喜談人之舊過者是也六日營私太甚朱子曰凡與人交易傷於措克專務進取不恤餘事無故而好干求假貸受人寄託而有所欺是也不脩之過凡五日交非其人朱子曰所交不限士庶但凶惡及游惰無行衆所不齒而已朝夕與之游處是也二日游戲怠惰朱子曰游謂無故出入及謁見人止務閒適者戲謂戲笑無度及意在侵侮或馳馬繫鞵而不賭財物者怠惰謂不脩事業及家事不治門庭不潔是也三日動作無儀朱子曰凡進退太踈野及不恭者不當言而言及當言而不言者衣冠太華飾及金不完整或不衣冠而人街市者是也四日臨事不恪朱子曰謂王事廢忘期會後時臨事怠慢是也五日用度不節朱子曰謂不計有無過為後費者不能安貧非道營求者是也

禮

俗相交

按本註謂婚姻喪祭祭

患難相卹

按本註謂一日水火朱子曰小則遺人救之其
則親往多率人救且用之也二日盜賊朱子曰
日近者同力追捕有力者為告之官司貧則
為之助出募賞也三日疾病朱子曰小則遣
人問之甚則為訪醫藥貧則助其養疾之費
也四日死喪朱子曰關人則助其幹辦貧乏
則賻贈及為之借貸也五日孤弱朱子曰孤
遺無依者若能自贍則為之區處稽其出納
或聞於官司或擇人教之及為之求婚姻貧
不能存者叶眾力濟之無念失所若有侵欺
之者眾人力為之辦理若稍長而放逸不檢
亦防察約束之無念陷於不義也六日誣枉
朱子曰有被人誣枉過惡不能自伸者勢可
以聞于官府則為言之有方略可以救解則

為解之或其家因而失所者眾共以財濟之
也七曰貧乏朱子曰有安貧守分而生計太
不足者眾人聚財濟之或為
乏借貸置產以歲月償之也

有過若違約者亦書之三犯而行罰不悛

者絕之悛改也不悛則絕之使不與於約也

之遺意書其善者而勸之書其惡者而戒之
人心孰不興起於善哉何氏曰子朱子嘗為
更定鄉約有每月且集會讀約之禮今不敢
取之以增損其本文止將過失患難註說附
載使讀者有及焉

增註

若及

○明道先生教人自致

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行狀朱子曰致推極也知

猶識也推極吾之知識欲其所知無不盡也
 知止云者格物格知至而於天下之事皆有以
 知其至善之所在是則吾所當止之地也誠
 實也意者心之所發也知無不盡則心之所
 發能於理而無自欺矣意不自欺則心之
 本體物不能動而無不正矣心得其正則身
 之所處不至陷於所偏而無不脩矣身無不
 循則推之家國天下亦舉而措之耳此大學
 之序也

增註

格物致知所以求知所止誠意正
 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所以求

得所灑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
 序灑掃應對小學之教也窮理盡性大學之
 教也窮理即上文致知至於知止之事盡
 性即上文誠意至於平天下之事也循循謂
 教有次第由小學而入大學也朱子曰方其

幼也不習之於小學則無以收其放心養其
 德性而為大學之基本及其長也不進之於
 大學則無以察夫義理措諸
 事業而收小學之成功也

增註 循循有次序之貌謂
 先習之於小學而後進之於大

病世之學者
 捨近而趨遠處聲下而闕高所以輕自大

而卒無得也病患也趨奔也闕門中視物謂
 所見不能廣也卒終也愚謂行

遠近近高高下下學之序也自大大小學之序
 言之灑掃應對小學之方所謂近者下者也
 窮理盡性大學之道所謂高者遠者也以太
 學之序言之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非近
 而下者乎齊家治國平天下非高而遠者乎
 世之學者當其幼也既不能由小學之教及

其長也又不能格物致知以真知至善之所
 在唯且驚乎華藻無益之習由是意有不誠
 心有不正身有不修推之於家則其道不能
 行於妻子又安能有所得以推之治乎人哉
 于朱子輯小學書引明道教人
 之法以實立教之終讀者勉焉 **正誤** 致知者
 之知識欲其無不盡也知止者知其所當止
 之地即至善之所在也誠意者實其心之所
 發欲其必自慊而無自欺也平天下者推吾
 之明德以新民而使天下無一不之所之
 酒掃應對者體其服勞奉主之事以盡小子
 之職也窮理盡性者窮究天下事物之理而
 極吾心所受之性也致知為知之始知止為
 知之終誠意為行之初平天下為行之極酒
 掃應對為事之粗窮理盡性為理之精聖賢
 教人必先其致知誠意酒掃應對之近且下

者而後及於知止平天下窮理盡性之遠且
 高者正以理無不在而教人不可不由其序
 也學者捨其近小者而不為而惟務乎高遠
 者而妄進則有躐等陵節之失所以徒自好
 高而無得於己也世之學 **增註** 闕猶闕也此
 者其可妄意而躐進乎 學者之大病
 程子教人循循有序蓋擬乎此矣

右實立教

凡八章○李氏曰首二章實
 家庭之教次五章實學校之

教後一章實
 師弟子之教

江革少失父獨與母居遭天下亂盜賊並

起革負母逃難備經險阻常採拾以為

養去聲數朔遇賊或劫欲將去革輒涕泣求哀

言有老母詞氣愿願款有足感動人者賊以

是不忍犯之或乃指避兵之方遂得俱全於

隄漢書列傳革宗次翁臨淄人王莽末世亂

蕘兵起革負母出避母乘車恐動革負轆牽

之採拾者採拾草木之實也數頻也愿款誠

慤也盜賊非惟不忍加害乃或指以避兵方

餒母子於是復全非增註負謂以背負之備

孝誠之至其能然乎增註經險阻謂徧歷道

路之艱危採拾謂採取草木之可食者劫欲

將去欲脇革以去也俱全謂母子皆保全也

轉客下邳貧窮裸魯果跌蘇典行傭以供

母便身之物莫不畢給下邳今邳州裸者衣

露足也行傭者傭雇與人得財以養也便身

之物者母身所便安之物也己身裸跣傭工

為養非獨母日腹之奉不缺至於便身之物

皆備非至孝其能然乎建武中天下平定革

奉母歸鄉鄉人稱月江巨孝增註轉客猶飄泊下邳郡名

門晨昏不廢積歲餘父母慙而還之後服喪

過哀漢書列傳包字孟嘗汝南人包父信後妻而憎前子至分異而逐之包以父母

無可去之道惟號泣怨慕而已及被毆杖不得已乃居親舍之北無且則入酒掃糞親之

見憐也友又逐之乃出住里巷門側居雖漸遠然晨昏之禮不怠益虔孝誠感動還之於

家包其可謂孝矣若夫服喪過哀人子之道當然也

可謂篤孝矣**增註**不能猶不忍不廢既而弟子求

分財異居包不能止乃中分其財奴婢引其

老者日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田廬取其

荒頓者日吾少去聲時所理意所戀也器物取

其朽敗者日我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弟子

數朔破其產輒復扶又賑給後包弟娶妻生

不能止奴婢則引其老者田畝則取其荒蕪者廬舍則取其傾頓者器物則取其朽

腐敗壞者及後弟之子頻致貧困包復恤助之後安帝聞包名建光元年公車徵至

拜侍中包性恬虛稱疾不起賜告歸鄉加禮如毛義賜米于石歲以八月長吏問起

居賜牛酒年八十餘以壽終李氏曰子之於親一體而分不可斯須而相離也兄之

於弟分形連氣不能不相愛也包之不幸始也交出之積歲餘而始還之終也弟子分異

之雖中分其財卒復賑給之可謂善處所難而不失其正者也後世父子異居以為順命兄弟富第貧不相救濟以為衣食各異者寧不有愧乎增註既謂服喪也及其子也中分均分也共事同

王祥性孝

事也若汝也指弟子服用也
蚤喪去聲親繼母朱氏不慈數朔譖側禁之田是失愛於父每使掃除牛下祥愈恭謹父母有疾衣不解帶湯藥必親嘗母嘗欲生魚時天寒冰凍祥解衣將剖普厚冰求之冰忽自解雙鯉躍出持之而歸母又思黃雀炙拓復

共又切有雀數十飛入其幕復以供母鄉里

驚嘆以為孝感所致有丹柰結實母命守之

每風雨祥輒抱樹而泣其篤孝純至如此晉書

列傳祥字休徵琅琊人牛下牛糞也部冰謂破冰求魚也冰忽解而魚出者孝誠所感也燔肉為炙母思雀炙而雀飛入者亦誠孝之致也柰果名風雨抱樹泣者恐傷柰實有哺親之心也祥仕晉後至太保居三公位以壽考終朱子曰王祥孝感只是誠發於此物感於彼世間事千頭萬緒只一箇道理到感通處自然首尾相應或自此發出而感於外或自外來而感於

增註

親母也譖毀也失愛於及不得及之愛也炙炙

肉驚嘆驚異嗟嘆也孝感謂魚雀之至皆孝誠之感動也丹紅色柰果名 ○王哀

蒲侯 字偉元父儀為魏安東將軍司馬昭司

馬東關之敗昭問於衆曰近日之事誰任其

咎儀對曰責在元師昭怒曰司馬欲委罪於

孤邪遂引出斬之 晉書孝友傳司馬參謀軍

四年吳諸葛恪敗魏師于東興是也誰任其咎言誰當其罪也孤昭自稱也 增註

儀哀父名魏曹氏篡國之號上司馬覆姓下

司馬也東關地名敗謂戰敗也 哀痛父非命

於是隱居教授三徵七辟 皆不就廬于墓

側旦夕常至墓所拜跪攀柏悲號 平涕淚著

樹樹為 直略之枯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

劬勞未嘗不 聲復 福流涕門人受業者並

廢蓼 生莪之篇 徵聘也辟除官也哀哀父母

復再三及覆誦之也廢蓼莪篇者門人恐哀悲感故棄是篇而不敢誦也 增註

召日徵郡家貧躬耕計口而田度 鐸身而蠶

或有密助之者哀皆不聽及司馬氏篡 初患

魏裒終身未嘗西向而坐以示不臣于晉

躬耕

親務農業也計口節家口所食不多種也度身量家人所衣不多蠶也密助不聽謂人私助之皆不從也司馬昭沒其子炎遂篡魏自立為晉武帝故裒以父被昭所害終身不西而

增註 逆而奪取之日暮裒衣食不求豐坐也 裕坐不面闕皆痛父非命不忍故

○晉西河人王延事親色養去聲夏則扇平聲

枕焉冬則以身溫被隆冬盛寒體常無全衣

而親極滋味晉書孝友傳西河縣名延字延元色養承順顏色為養也扇枕

令涼溫被令暖可謂孝矣至若體無全衣而親極盡五味之滋養非純孝其能然乎按木

傳延有繼母下氏盛冬求魚延向汾河叩頭而哭有魚躍出以進上氏悅撫延如已生

增註 色養以和悅之顏色而奉養也 以用也全完也滋味猶言甘旨 柳玘

曰崔山南昆弟子孫之盛鄉族罕比山南曾

祖王母長上聲孫夫人年高無齒祖母唐夫

人事姑孝每旦櫛縱笄拜於階下即升堂乳

去聲其姑長孫夫人不粒食數年而康寧

柳氏家訓

山南名瑄字從律唐博陵人為山南西道節度使故以山南稱之曾祖王母姓長孫氏瑄

曾祖崔攜之妻也唐夫人瑄祖崔懿之妻也乳以乳食之也不粒食無齒不能食飯也數

年康寧皆婦乳之也增註昆兒也王大也曾祖主母即

寧由飲乳也一日疾病長幼咸萃宣言無以報新

婦恩願新婦有子有孫皆得如新婦孝敬則

崔之門安得不昌大乎疾甚日病萃聚也長

稱其子婦之孝願後子孫皆克似南齊庾

黔乾婁為孱鈕山陵令到縣未旬父易異下

在家遘垢疾黔婁忽心驚舉身流汗即日棄

官歸家家人悉驚其忽至南史孝友傳南齊

貞孱陵古縣名今荊州公安縣也黔婁父名

易字刻簡遘遇也未有旬未十日也父子一體

而分父疾而子心驚汗出自然之理也忽速

也黔婁即棄官而歸故家人驚其至之速也

增註南南朝齊蕭時易疾始二日醫云欲知

差楚戒劇極但嘗糞甜苦易泄利黔婁輒取

嘗之味轉甜滑心愈憂苦至夕每誓起穎蘇

切北辰求以身代差病愈也劇病增也醫言

故易每泄利黔婁即取嘗之因糞味甜中心

憂苦故稽顙北辰求代父死稽顙者頭至地

也或問黔婁父病稽顙北辰求以身代數日

而愈果有此應之理否朱子曰禱是正理自

合有應不可謂知其無是而姑為之也愚按禮疾病行禱五祀蓋臣子迫切之至情于朱子所謂禱是正理是也孝誠感格孰謂無其應乎黔婁之禱北底求以身代其孝誠為何如哉後世罔知禮義崇信妖巫淫覲不務近醫合藥而專禱淫昏之鬼政吾夫子所謂淫祀無福又安有其應

增註

稽顙叩頭也
北辰北極也

虞令何子平母喪去官哀毀踰禮每哭踊頓絕方蘇屬大明末東土饑荒繼以師旅八年不得營葬晝夜號哭常如祖括之日冬不衣絮夏不就清涼一日以米數合為

粥不進鹽菜所居屋敗不蔽風日兄子伯與欲為葺葺理子平不肯曰我情事未申天

地一罪人耳屋何宜覆敷救切○南史孝義傳海虞今常熟縣子

平會稽人頓遽也蘇醒也言每哭踊則遽然氣絕而後醒也大明劉宗武帝年號也東土會稽也祖露臂括括髮人子初喪之禮也情事未申謂親未葬也子平以母未葬八年之久哀毀常如初喪冬不求煖夏不求涼食不求飽居室不蔽風雨子平其純孝乎哉

註哀毀踰禮痛傷過於禮也屬猶會也軍法

二千五百人為師五百人為旅營謀為也
葺也 蔡興宗為會稽太守甚加矜賞為

營冢壙

會稽今紹興府後蔡興宗為郡守憫其哀苦為之營建塚壙以葬其母興

宗其亦可謂賢乎

增註

矜者憫其苦賞者嘉其孝

○朱壽昌生七

歲父守雍

去聲下同

出其母劉氏嫁民間母子不

相知者五十年壽昌行四方求之不已飲食

罕御酒肉與人言輒流涕

遺書壽昌字康叔揚州天長縣人雍

即今西安府壽昌年七歲父巽為雍州守出其生母嫁之民間既長知之故行四方以求焉

增註

昌之生母劉氏巽之寵人也嫡妻嫉之故巽出之嫁民間母子不相知其

知否者五十年後巽官至戶部侍郎昌受父養累官至閬州及廣德二郡守嫡母既喪壽

昌始知其事行四方求母不止飲食少用酒食者心在於親而不在于味也與他人言及

母事即悲泣流涕

熙寧初棄官入秦與家人訣

句誓

不見母不復還行次同州得焉劉氏時年七

十餘矣雍守錢明逸以事聞詔壽昌還就官

繇是天下皆知其孝

熙寧宋神宗年號秦即古雍州地也訣別

也折言約信也同州郡名明逸字子飛以壽昌棄官尋母之事上聞神宗命其就職出是壽

昌孝行天下莫不知也

增註

次猶至也與家人別誓不見母不復還行至同州避

甫於逆旅忽有老婦見兩拾薪而歸因傷而嘆息曰吾兒壽昌安知母今日如是壽昌聞

語驚愕進前恭問乃知其為生母劉氏年七十餘矣聞謂言言之於朝法棄官不得復就以其母故優

壽昌再為郡守至是以母故通判河中府迎其同母弟妹以歸居數歲母卒涕泣幾

喪聲明拊其弟妹益篤為買田宅居之其於宗族尤盡恩意嫁兄弟之孤女

二人葬其不能葬者十餘喪蓋其天性如此

壽昌嘗兩為閩州廣德軍守以其養親便近故令通判河中府河中即今蒲州也拊安慰也弟妹即母嫁民間所生教宗族壽昌本宗之親屬也壽昌之孝於親盡恩意於宗族非

出於天性

增註

河中府近同州以便於養母其能然子之故故辭郡守而為河中府

通判迎其民間同母所生之弟妹以歸于家相與居處數年其母方卒壽昌涕泣哭之幾喪其目之明拊安其弟妹益加厚於母存之日為買田宅以居之使之不失所也其於宗族最能盡其恩意嫁其兄弟之無父孤女二人葬其死而家貧不能葬者十餘喪推愛母之心而篤於同母弟妹推愛父之心而篤於宗族兄弟蓋至孝出於天性而然也

伊川先生家治喪不用浮屠在洛亦有一二

人家化之

遺書浮屠誰誘註見前或問治喪不用浮屠親在而親意欲用之不

知當如何朱子曰且以委曲開釋為

無如不可回則又不可拂親意也

增註

屠

佛氏也洛水名在河南伊川先生家治死者之喪皆依古禮而行不用僧佛以為追薦之事在於洛地亦有下人家從先生之教其治喪亦不用浮屠也 ○霍光出

入禁闈捷二十餘年小心謹慎未嘗有過為

入沉靜詳審每出入下殿門進止有常處郎

僕射夜竊識志視之不失尺寸漢書列傳光字子孟平陽

人以兄去病任為郎積官至大將軍禁闈官中亦門也深沉安靜不浮躁也精詳審密不粗卒也即僕射皆官名不失尺寸言其步履有常而不易也愚按朱子嘗曰小學所取實或以馬授戒諸子譏議而竟以議梁松取禍為問朱子答之曰馬授之言自可為法不須

如此支蔓若去此段後生如何得聞此一說說話至哉言乎今觀霍子孟出入禁闈二十一年之久而行步不失尺寸其小心為何如此朱子所以取其所以示後學也舊註乃因其專權取禍不學無術譏之非朱子之意故皆不取餘做此

增註

進止

也不失尺寸猶言一步不差耳僕主也古者重射故有是官關中語轉射為夜耳

汲黯乙城切景帝時為太子洗馬以嚴見

憚武帝即位召為主爵都尉以數直諫不

得久居位是時太后弟武安侯田蚡為丞

相法聲下同中二千石拜謁蚡弗為禮黯見蚡未

嘗拜之揖之

漢書列傳黯字長孺濮陽人洗馬東宮官長懼畏也主爵都尉亦

官名也田蚡武帝母王氏同母弟漢以俸祿為階級有中二千右二千右至百石之不同

中二千右有月俸一百八十石歲俸踰二千石故日中也中二千右九卿之官蚡見之亦弗

為禮黯性剛直見蚡不拜唯揖之而已爾

增註以嚴懲憚以正直為景帝所敬憚也

不拜唯揖之而已爾

以猶因也中滿也蚡負貴而驕入黯獨不為之屈但揖之而已洗之言先也太子出則前

導上方招文學儒者上曰吾欲云云黯對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柰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怒變色而罷朝

公卿皆為

下

同

下

下

下

下

下

輔病輔德而彌違也黷多病病且滿三月上常賜

告者數朔終不瘡愈最後嚴助為請告上曰

汲黯何如人也曰使黯任職居官亡無以瘡

內人然至其輔少去聲主守成雖自謂賁奔奇

弗能奪也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汲黯

近之矣告休假也賜告賜其休假以治病也瘡與愈同嚴助會稽人時任侍中漢

法病滿三月當免官黯病久故助又為請告

也白與無同瘡人之瘡當作瘡輔少主守成

言可託孤也賁孟賁育夏育二人皆古之有

力者應能奪謂臨大節而不可奪也社稷臣

謂與社稷同增註瘡通作愈病痊也瘡當作

有白者也諭也過也言黯之正直若

託之擁輔勿君以保守成業雖自謂有賁育

之勇者亦不能奪其大節也然是其言也社

稷臣能安社稷者也大將軍青侍中上踞廁視之丞相

弘宴見現上或時不冠至如見黯不冠不見

也上嘗坐武帳黯前奉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帷

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此青衛青字仲卿

丞相之貴重待之之禮亦薄獨待黜之禮甚
至則黜見知於帝有素矣惜乎徒能敬禮而
不用其言也
增註 踞蹲坐也實曾也可猶是
也從其奏則無制日可
○初

魏遼東公翟黑子有寵於太武奉使并

州受布于足事覺黑子謀於著作郎高允

曰主上問我當以實告為當諱之允曰公

帷幄一角寵臣有罪首去聲實庶或見原不

可重為欺罔也中書侍郎崔鑒公孫質曰若

首實罪不可測不如姑諱之黑子怨允曰君

柰何誘人就死地入見現下帝不以實對帝

怒殺之北史列傳魏元魏也大武世祖熹也

也帷幄寵臣言黑子曾侍帷幄受恩寵也原

除罪也重再也謂也受賄若更隱諱是再造

欺罔之罪也崔鑒公孫質時皆為中書侍郎

測度也姑且也二子勸翟子且諱其實故翟

子反怨高允而增註史氏紀事而原其始則

終致殺身也日初此則節取其事而帝使允

授太子經及崔浩以史事被收太子謂允曰
入見至尊吾自導卿脫至尊有問但依吾語

太子太武長子晃也崔浩字伯深位司徒與允等脩元魏先代國書浩信令史閔湛之譚刻文于石以彰直筆大武以浩等暴揚國惡收浩誅之將及於允故太子教允人對指道其生路也脫熊氏曰儻若也一說脫謂脫其罪也當屬上句亦通
脫其罪脫字屬上句者非是太子見帝言高允小心慎密

正誤

或謂脫謂

且微賤制由崔浩請赦其死帝召允問曰國書皆浩所為乎對曰臣與浩共為之然浩所領事句多總裁而已至於著述臣多於浩帝怒曰允罪甚於浩何以得生太子懼曰天威

嚴重允小臣迷亂失次序向臣臯問皆云浩

所為帝問允信如東宮所言乎對曰臣罪當

滅族不敢虛妄殿下以臣侍講日久哀臣欲

巧蓋其生耳實不問臣臣亦無此言不敢迷

亂總裁謂總其大綱而裁正之也著述謂著

而無次序也巧其生乞其命也太子委曲告

帝欲免允死而允終始無二雖知禍身滅族

終不易辭允增註微賤言其職之卑制著述其可謂直哉也多猶皆也純事日著纂言日述失次序謂所對失其次序臯猶帝顧謂昔也東宮太子之官殿下太子之稱

太子曰直哉此人情所難而允能為之臨死
不易辭信也為臣不欺君忠也宜特除其罪
以旌之遂赦之他日太子讓允曰吾欲為
鄉脫死而卿不從何也允曰臣與崔浩實同
史事死生榮辱義無獨殊誠荷去聲殿下再造
之慈違心苟免非臣所願也太子動容稱歎
旌表也太武以允臨死不易言為信為臣不
欺君為忠特原其罪以表示於人讓責也義
無獨殊謂已與崔浩生共史事以受榮寵義
不可獨生而使浩死也再造猶言再生也觀

允對太子之言其忠義為何如哉後允
歷事三朝官至中書監年九十八而卒
直哉贊其直也旌之表其善也殊
異也言當與浩同之動容變貌也 允退謂人

增註

曰我不奉東宮指導者恐負翟黑子故也

修靜

劉氏曰高允告黑子之言忠情之直亮而作
史者遽繼之以庶或見原則所謂首實者乃
所以為僥倖之資又以為恐負翟黑子見允
所以為是者非以義禮當然而為之也此皆
史臣不明義理遣辭之際輕為增損使允忠
亮之心不自解於天地之間豈直筆可信之史
乎 **正誤** 致堂胡氏曰高允不欺之君子也與
崔浩同為國史浩總裁大綱允多所
著述此事之實也浩既被罪允義不可苟免
自陳於君父之前內不欺其心外不欺其友

上不欺其君若君高允可謂仁矣○李君行先生名潛虔州人

入京師至泗州留止其子弟請先往君行問

其故曰科場近欲先至京師貫開封戶籍取

應君行不許曰汝虔州人而貫開封戶籍欲

求事君而先欺君可乎寧遲緩數年不可行

也童蒙訓君行字潛其名也虔州今贛州府

泗郡名京師宋都汴今開封府也子弟欲

偽作京師戶籍以便應舉而先生不可其後

三子連中進士李朴仕至待制贈君行開府

儀同增註以應舉欺君矣○崔玄暉傳母盧氏

嘗誡玄暉曰吾見姨兄屯田郎中辛玄馭曰

兒子從宦者有人來云貧乏不能存此是好

消息若聞貨各貨充足衣馬輕肥此惡消息

吾嘗以為確論去聲○唐書列傳玄暉博陵

是戒之姨兄兩姨之兄也貧乏則居官必廉

謹故曰存消息貨富則持身必貪汚故曰惡

消息此實堅確之論議也增註玄暉名畢仕至宰相姨比

去聲見親表中仕宦者將錢物上上其父母父

母但知喜悅竟不問此物從何而來必是祿

俸餘資誠亦善事如其非理所得此與盜賊

何別必列縱無大咎獨不內愧於心玄暉遭

奉教誠以清謹見稱親同姓也表外姓也祿

善事若竊公家之財受所屬之賂皆與盜賊

何異雖國法倖免中心豈無愧乎玄暉奉教

克盡廉謹後仕唐中宗至宰相無是母焉有是子哉

同年謁張觀參政三人同起身請教張曰某

自守官以來常持四字勤謹和緩中間一後

生應聲曰勤謹和既聞命矣緩之一字某所

未聞張正色休氣曰何嘗教賢緩不及事且

道世間甚事不因忙後錯了此雜錄器之

大世稱元城先生宋神宗朝進士官至諫議

大夫寶文閣待制卒謚忠定勤謂勤於從政

謹謂謹於持身和謂和於待人緩謂緩於處

事然緩非迂緩蓋欲遇事從容而詳審也故

張公復因後生之問遂正色以天下事皆因

增註

待制參政皆官名未聞猶未喻也

之謂乃從容不

伊川先生曰安定之門人

徃徃知警古愛民矣則於為政也何有遺書

即經義齋之事愛民即治事齋之事講習有素其於為政又何難哉
增註門人如劉

尋錢藻孫覺范純仁錢公輔是也何有言不難也
○呂榮公自少去聲

官守處未嘗干人舉薦其子舜從守官會檜

替人或譏其不求知者舜從對曰勤於職事

其他不敢不慎乃所以求知也童蒙訓舜從字也榮公生

平未嘗求舉於人故舜從克紹父志嘗日職事不敢不勤他事不敢不慎此雖不求知而人必自知也孔子目不患莫
增註官守以官已知求為可知也舜從似之

也○漢陳孝婦年十六而嫁未有子其夫當

行戍庶且行時屬竹下孝婦曰我生死未可

知幸有老母無他兄弟備養去聲吾不還汝

肯養吾母乎婦應曰諾夫果死不還婦養姑

不衰慈愛愈固紡績織紝以為家業終無嫁

意列女傳孝婦後漢時人行戍守邊也屬付託也夫徃從軍以母託孝婦為養慈愛愈

固者謂夫雖死而姑慈婦愛愈牢固而不衰替也紡績織紝者治絲枲而織布帛也終無

嫁意者終身誓不改適也
增註織以機紝以箴居喪三年

織以機紝以箴

其父母哀其少去聲無子而早寡也將取嫁之
 孝婦曰夫去時屬妾以供養老母妾既許諾
 之夫扶養人老母而不能卒許人以諾而不
 能信將何以立於世欲自殺其父母懼而不
 敢嫁也遂使養其姑二十八年姑八十餘以
 天年終盡賣其田宅財物以葬之終奉祭祀
 夫喪既畢父母欲取再嫁孝婦誓以必死遂
 使終養其姑歷二十八年而姑踰八十以終
 且盡賣田宅以營塚壙終奉祭祀
 祭祀之禮孝婦其賢乎哉

增註

卒終也夫死不嫁節

也養姑而生事葬祭必盡力孝也淮陽太守以聞使使去聲者

賜黃金四十斤句復福之終身無所與句去聲

號曰孝婦淮陽即今陳州大守以孝婦聞之

京役終孝婦之身無所干增註與稱及也漢鮑

宣妻桓氏字少去聲君宣嘗就少君父學父

奇其清苦故以女妻去聲之裝送資賄悔甚盛

宣不悅謂妻曰少君生富驕習美飾而吾實

貧賤不敢當禮宣字子都渤海人少君父史

失其名蓋必有德學而隱者

觀宣從之學可見矣裝送甚盛桓氏稱家之所
有也恐妻習富驕而辭之者宜平昔清苦之
志清謂淡泊苦謂憂勤學以清苦而成
增註行以清苦而立士能如此亦奇矣

妻曰大人以先生修德守約故使賤妾侍執

巾櫛既奉承君子惟命是從宣笑曰能如是

是吾志也妻乃悉歸侍御服飾更平著酌短

布裳與宣共挽晚鹿車歸鄉里拜姑禮畢提

甕出汲修行婦道鄉邦稱之大人稱其父先

儉約也侍御婢辛也服飾資裝也少君聞夫
言遂以婢妾資裝歸之干父別著短布衣裳

與夫同牽鹿頭小車歸家拜姑躬執婦道宣
至哀帝時任諫大夫累上書極諫帝以宣名

儒優容之後拜司隸校尉不避權勢為王莽
所害宣子永事光武官至魯郡太守永子昱

嘗從容問祖母少君曰太夫人寧復識挽鹿
車時否少君曰先君有言安不忘危吾好敢

忘哉愚按此章可為後世法戒者有三善焉
世俗擇婿必慕富貴桓氏家本富饒而能以

女嫁清貧之士一善也夫婦之性率喜貴富
而耻賤貧少君生長富驕一聞夫言即能屏

侍御服飾克安貧賤二善也常人嘗貧乏之
時多不能安命自守妻之貲財孰不以為當

得宜一切辭之不啻滌增註先生以年君于
睡三善也讀者詳之

約即清苦之謂歸謂還于父家引
車日挽鹿車小車可容一鹿者
曹爽從

去聲 弟文叙妻譙郡夏侯文寧之女名令女

文叔蚤死服闋缺自以年少去聲無子恐家

必嫁已乃斷短髮為信其後家果欲嫁之令

女聞即復扶又切以刀截兩耳居止常依爽及

爽被誅曹氏盡死令女叔父上書與曹氏絕

婚疆上聲迎令女歸爽字伯昭魏宗室譙郡今

夫死無子恐家嫁已截髮截耳依夫兄曹爽

疆從弟同祖之弟夏侯叡覆時

文寧為梁相去聲憐其少執義又曹氏無遺類

冀其意阻乃微使人風去聲之令女歎且泣曰

吾亦惟之許之是也家以為信防之少懈戒

令女於是竊入寢室以刀斷短鼻蒙被而卧

其母呼與語不應發被視之血流滿牀席舉

家驚惶往視之莫不酸鼻冀望也風微言動

令女父憐其蚤寡且夫家已盡望其少阻守

節之意因使人微諷欲令改適令女復截去

小學大全卷之九

三十一

增註

從弟同祖之弟夏侯叡覆時

時

增註

無遺類盡死也

或謂之曰人

生世間如輕塵棲弱草耳何辛苦乃爾且夫

家夷滅已盡守此欲誰為哉聲令女曰聞仁

者不以盛衰改節義者不以存亡易心曹氏

前盛之時尚欲保終况今衰亡何忍棄之禽

獸之行去聲吾豈為乎輕塵棲弱草謂易散難

並立以其有仁義也故仁者不以盛衰而易

吾之節操義者不以存亡而變吾之心志若

以盛衰存亡而變易之則不仁不義是為禽

獸之行也魏晉之際廉耻道喪背君父而事

仇讐者比肩接迹聞令女之言觀令女之行

寧不愧乎後司馬懿聞而嘉之聽令女乞養

子為曹 **正誤** 人生世間而貴於萬 **增註** 輕塵

氏後 **物** 者以其有仁義也 **增註** 棲弱

草熊氏曰輕塵易散弱草難依適然棲泊賜

卽去矣非有纏固也而也曰耳如此日爾夷

誅也字此 ○唐鄭義宗妻盧氏略涉書史事

謂字義 舅姑甚得婦道嘗夜有強盜數十持杖鼓躁

先到 踰垣而入家人悉奔竄取亂 唯有姑自

有室盧身自刃往至姑側為去聲賊捶主並擊

幾死平聲鼓譟鼓舞呼譟也奔竄奔走竄匿也

聲姑老不能出避盧身自刃而往者義

欲救姑不顧其身也幾死

謂被賊擊傷近乎死也

增註 涉涉水在書史則泛觀之

也杖兵器也其犯也賊去後家人問何獨不懼盧氏曰

人所以異於禽獸者以其有仁義也鄰里有

急尚相赴救况在於姑而可委棄乎若萬一

危禍豈宜獨生仁義者人性之所固有其所

有急仗義者尚赴救之况為人之子婦其可

棄姑而不救其難乎若萬一姑獨被禍則為

婦者又何面目而獨生哉盧氏惟其知之明

見之審於是捨生以赴而不顧其身諱其言

手載之下凜然獨存生氣嗚呼天理民彝

之在人心終古而不泯滅者於此可見矣

註五家為鄰二十五家為里危禍謂姑獨生謂也○唐奉天竇氏二

女生長上聲下同草野幼有志操永泰中群盜數

千人剽掠其村落二女皆有容色長者年

十九幼者年十六匿巖穴間曳裔出之驅迫

以前臨窰谷深數百尺其姊先曰吾寧就死義

不受辱即投崖下而死盜方驚駭其妹繼之

自投折足破面流血群盜乃捨之而去奉天

縣名永泰代宗年號剽攻劫也曳拖引也姊

義不受辱投崖死者捨生得死也妹繼投折

增註
者貞烈當時丈夫有不能及者焉
落村

村居也匿蔽也前謂京兆尹第五琦嘉其貞

烈奏之詔旌表其門閭永蠲其家丁役京兆

郡名今西安府尹官名第五覆姓琦名字禹

圭蠲除也郡守以二女貞烈上於朝遂旌門

除其家丁役○繆彤木彤容少聲孤兄弟四

人皆同財業及各取妻諸婦遂求分異又

數有鬪爭之言彤深懷忿歎乃掩戶自搥

職凡曰繆彤汝修身謹行去聲學聖人之法將

以齊整風俗奈何不能正其家乎弟及諸婦

聞之悉叩頭謝罪遂更平聲為敦睦之行去聲

書獨行傳彤字豫公搥以杖擊身也叩頭以

頭擊地也更改也敦厚也睦和也彤忿諸弟

求分財異居乃閉戶用杖自擊其身因呼已

名責數之曰彤汝平昔脩其已身謹其行事

學聖人之禮法汝心將欲施之當時以整齊

天下之風俗汝今何不能自正其家而欲分

增註

○蘇瓊除南清河太守有百姓

乙普明兄弟爭田積年不斷都玩各相援據

乃至百人瓊召普明兄弟諭之曰天下難得

者兄弟易異求者田地假令平得田地失兄

弟心如何因而下淚諸證人莫不灑泣普明

兄弟叩頭乞外更平思分異十年遂還同住

北齊循吏傳瓊字珍之南清河即今高唐州

乙姓普明名也斷决也援據攀引也言積久

不心知攀引于證在官者至百人也兄弟難得

田地易求人人之心所固知也普明兄弟一

為利欲所昧喪其良心及見郡守涕泣以諭

諸證人感動垂涕一時兄弟興起本然之良

心知兄弟之果難得於是分住十年之久復

同義聚向之爭競利欲之私如塵消鏡淨矣

孰謂禮義不足以感人哉 **增註** 援據攀援他人為證據也

其良心也太守下淚而諸證人灑泣 ○王祥

普明兄弟悔過可以見人心之天矣

弟覽母朱氏遇祥無道覽年數歲見祥被楚

撻輒滄泣抱持至于成童每諫其母其母少

止凶虐朱屢慮以非理使祥覽與祥俱又虐

使祥妻覽妻亦趨而共之朱患之乃止晉書

覽字玄通祥孝奉繼母見前楚撻謂撻之痛

楚也成童十五歲覽年幼見兄被撻抱持泣

諫其友愛出於天性然矣至於祥妻受虐覽

妻亦趨共之則非得於觀感之深者其能然

乎由是其母遂止凶虐一門之內母子之親
兄弟之愛甥姪之和為何如哉其後神位三
公覽至光祿卿追其系導遂相元帝立國江
左子孫衣冠蟬聯不替非孝順之至者誰
能致是哉增註遇待也俱

增註

謂共為之

○晉右僕射

夜

鄧攸丞

嘉末没于石勒過泗水攸以牛馬負妻子而
逃又遇賊掠其牛馬步走擔其兒及其為子
綏度鐸不能兩全乃謂其妻曰吾弟早亡唯
有一息理不可絕止應平自棄我兒耳幸而
得存我後當有子妻泣而從之乃棄其子而

去之卒以無嗣

晉書列傳攸字伯道平陽人
僕射官名永嘉懷帝年號石

勒胡人僭據自立為後趙泗水在淮北上攸遭
亂步擔其子與弟之子綏以避自度其力不
能兩全因棄其已子全從子觀其告妻之言
可見矣熊氏曰既不能兩全則寧棄已之兒
以母絕亡弟之後

增註

石勒字世龍匈奴人
沒陷沒息子息弟之子

弟之子綏其名也時人義而哀之為去之語曰天道

無知使鄧伯道無兒為子綏服攸喪三年人

哀之者義也弟子綏服喪三年者義之當然
也熊氏曰君子殉義以安命存亡絕續皆天
也人事所當為

增註

義者義其能存存姪也服
喪三年如喪父也按本

傳是日過泗水弃子及暮子復追及明日繫之於樹而去彼棄子之後妻不復孕過江納妾訊其家乃彼之甥彼有德行聞之感恨遂不復畜妾至咸和元年卒史臣曰弃子存姪以義斷恩若力所不能自可割情何至於盜繫絕其奔走斯豈慈父仁人之心卒以無嗣宜矣

○晉咸寧中大疫庾袞二兄俱亡次

兄毗皮復扶又切復下同危殆利氣方熾昌志切父

母諸弟皆出次于外袞獨留不去諸父兄強

上之乃曰袞性不畏病遂親自扶持晝夜不

眠其間復撫柩哀臨去聲不輟拙如此十有

餘旬疫勢既歇家人乃反毗病得差楚戒袞

亦無恙樣○晉書孝友傳咸寧武帝年號袞

以為養母甚安之疫疫癘之疾也毗袞次兄

名熾盛也次舍也間空隙也臨哭也輟止也

差愈也恙病也袞兩兄也死次兄毗又病舉

家皆以疫癘之盛出舍於外以避之而袞獨

留於家日夜以奉兄疾有間隙則撫亡兄之

柩以哭積百餘日兄病得痊而袞亦終無病

也熊氏曰為弟者但知盡吾事兄之道而已

理正則邪氣自不能干史言袞亦無恙以見

疫疾不能染人世俗畏忌之說於是可少息矣

也父老咸曰異哉此子守人所不能守行人所

不能行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始知疫癘

之不能相染也熊氏曰人之所難衮能行之猶歲寒見松栢之後凋也後

世乃有視兄弟如路人者難疾病而不相救恤者聞此寧不有愧乎

鄉之高年者異哉稱其所守所行異於人也後凋謂後於衆木之凋 ○楊播家

世純厚並敦義讓昆季相事有如父子椿津

恭謙兄弟日則聚於廳堂終日相對未嘗入

內有一美味不集不食廳堂間往往幃幔

隔障為寢息之所時就休偃還共談笑北史

列傳播字延慶事元魏孝文帝為平東將軍

椿字延壽位至司徒津字羅漢位至司空凡弟每月相聚共食廳堂旁於幃幔

慢以便休息未嘗入於內也增註 弟也休

亦息也偃猶卧也 椿年老曾他處醉歸津扶持還室

假寢閣前承候安否於私室又慮年老醉後

不効故假睡於兄寢閣之增註 假寢不脫衣

前終夜審候其安否也謂室 椿津年過六十並登台鼎而津常日莫

暮參問子姪羅列階下椿不命坐津不敢坐台鼎鼎鼎鼎三公之位當世稱為台鼎夫兄弟年並六十則皆老矣並登三公則皆貴

矣而弟朝夕謁問兄不命坐弟終

增註 台鼎 三二公

不坐所謂相事如父子者是也
之稱如星之有三台鼎之有三足也
椿為司徒津為司空故曰並登台鼎
椿每近

出或日斜不至津不先飯
椿還然後共食

食則津親授匙
時箸在味皆先嘗椿命食然

後食
兄近出歸遲雖日斜而弟不先食食必親授匙箸隨嘗而進命之食而後乃食

也津為肆州椿在京宅每有四時嘉味輒因

使去聲次附之若或未寄不先入口一家之內

男女百口總服同爨
取亂庭無間澗言肆州今代

州也弟既出仕兄居於家四時嘉味必待寄
兄然後食之一家百口雖總麻服輕者亦同

居而無異言孝友之行
光耀簡冊至今而不磨
增註 京宅宅在京也
嘉味美味也未

寄于兄則不先食總服總麻之
服同爨同炊爨四世不分異也
○隋吏部尚

書牛弘弟弼好酒而酗
許御嘗醉射殺弘

駕車牛弘還宅其妻迎謂弘曰叔射殺牛弘

聞無所怪問直答曰作脯
甫坐定其妻又曰

叔射殺牛大是異事弘曰已知顏色自若讀

書不輟
拙○隋書列傳弘字里仁安定人弼弘弟弼酌使酒也脯乾肉也熊氏曰

弘弟酌酒至殺兄之駕車牛其傲狠無禮亦甚矣弘無所怪問雖因德性之寬洪亦由兄弟友愛之心重故外物不慮以經意也且弟之賦性傲狠既未易回則其醉酒所為亦不足責牛死脯之乃事理之宜也及妻再言而激怒之而弘所答如此使弟聞之亦可以戒報矣且兄弟之離間多起於妻妒之讚言因織芥之隙而聽信其浸潤至於構禍不可解者多矣聞弘之風益亦少省而知戒乎殲之於象至於殺也而愛象之心不衰况一牛之小豈宜弘之不以經意也

○唐英公李勣積貴為僕射

其姊病必親為去聲然火煮粥火焚其鬚姊

曰僕妾多矣何為自苦如此勣曰豈為無人

耶顧今姊年老勣亦老雖欲數朔為姊煮粥

復可得乎唐書列傳勣字懋功仕唐高宗至宰相夫貴為宰相僕妾既多而姊

病親為煮粥其友愛之情至矣觀勣之言政所謂年既著艾雖欲悵誰為悵者也增

註勣本姓徐為唐相封英公賜姓李曹州人顧猶念也○司馬溫公與

其兄伯康友愛尤篤伯康年將八十公奉之

如嚴父保之如嬰兒每食少頃則問曰得無

饑乎天少冷則拊府其背曰衣得無薄乎范

史集公兄名康字伯康奉如嚴父敬之至也保如嬰兒愛之至也老人脾胃弱易飽易飢

氣體虛易寒易熱故公撫問之勤
如此世之事父兄者當以必為法
○近世故

家惟晁潮氏因以道用戒子弟皆有法度群

居相呼外姓尊長上聲必曰某姓第幾叔若兄

諸姑尊姑之夫必曰某姓姑夫某姓尊姑夫

未嘗敢呼字也其言父黨交游必曰某姓幾

丈亦未嘗敢呼字也當時故家舊族皆不能

若是童蒙訓晁夫宋齊州人以道名說之澶

婦妹夫也外姓尊屬父之執友皆不敢言字
而以姓及行位稱之後生子弟所當法也

增註故家舊家惟獨也若及也尊者曰某姓
第幾叔長者曰某姓第幾兄父黨交游

父之友也稱姓稱行稱位
而不呼字皆謙厚之道
○包孝肅公尹京

時民有自言以白金百兩寄我者死矣予上聲

下其子不肯受願召其子予之尹召其子辭

曰亡父未嘗以白金委人也兩人相讓久之

童蒙訓孝肅名拯字希仁廬州人仕至樞密

副使謚孝肅予與二字通用夫銀百兩中人

一家之產一以爲受其父寄當還其子一以
爲亡父未嘗寄人而不肯受各盡其心而已
矣聞其風者廉讓之心當油然而生矣嗚呼
斯二人也非唐虞三代比屋可封之人歟惜

平史失其名不得
表自於後世也
增註 尹京時為
呂榮公聞

之曰世人嘉言無好人三字者可謂自賊者

矣古人言人皆可以為堯舜蓋觀於此而知

之賊害也世人喜言無好人者必其身不能

行善故發是言此所謂自害也孟子云人

皆可以為堯舜蓋觀自也之性本

善有可以為堯舜之道而知之也

未嘗有惡世人喜言無好人者則是不知也

性本善其於暴棄而無愧豈不自害其身乎

孟子嘗言人皆可以為堯舜蓋堯舜之聖處

心行事不過一循天理而無所欺耳今觀此

二人讓金各循天理而不欺其心則知此節

堯舜之心也此可謂世上無好人哉觀於此

而知之他本此字作已字則

與上交事理迂回而不通矣

不善故皆可以為堯舜蓋疑辨

此指讓金而言猶言此等事也

增註

尹京時為呂榮公聞

○萬石君石

軾焉子孫為上吏來歸謁萬石君必朝服

見之不名子孫有過失不諂讓為便坐

對案不食然後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

但固謝罪改之乃許

四朝奮四子長趨次用次次慶奮與四子

皆位至二千石故號曰萬石君歸老致仕也

漢書列傳石氏趙人後

徙居長安事高文景武

四朝奮四子長趨次用次次慶奮與四子

皆位至二千石故號曰萬石君歸老致仕也

漢書列傳石氏趙人後

徙居長安事高文景武

四朝奮四子長趨次用次次慶奮與四子

皆位至二千石故號曰萬石君歸老致仕也

漢書列傳石氏趙人後

路馬駕路車之馬也下君用式路馬敬之至

也子孫歸謂必朝服以見學之至也謂以言

責之也便坐謂坐於便側之處非正堂也對

案不食謂飲食設於案對之而不食自責也

長老族屬中之年老者也肉袒袒衣露肉也

固謝再三謝也君以子孫有過不食自責待

其再三謝罪請改然後許子孫勝升冠者在

其改過而始復坐復食也

側雖燕必冠申申如也僮僕訢訢如也唯

謹申申其容舒也訢訢恭順也燕處必冠而

容貌申申者敬而順也訢訢而唯謹者恭

順而不

敢肆也增註申和緩也訢訢和悅也和則易

在上前其執喪哀戚甚子孫遵教亦如之萬

石君家以孝謹聞乎郡國雖齊魯諸儒質行

去皆自以為不及也稽首俯伏頭至地而身

食者在家如在上前敬謹之至也執喪哀戚

甚孝之至也質行質朴行實也齊魯之儒素

以質行著稱今聞萬石君家增註稽首即叩

之孝謹亦皆自以為不及也頭孝謹即

下官門闕等事齊魯長子建為郎中令少

子慶為內史建老自首萬石君尚無恙去

五日洗沐歸謁親入子舍竊問待者取親中

帚廁踰投身自浣綬滌秋復與待者不敢

令平萬石君知之以為常中令內史皆漢官各無恙猶言無

病也五日洗沐者漢法居官五日則休假一日以洗身沐首也子舍寢室邊小房也侍者

奉侍之人中帚廁踰皆近身衣也建年老已貴休暇則移問侍者取親裏衣躬自洗濯而不欲親知者蓋盡已之心而又

欲親心安也非徒孝能是乎**增註**親謂萬石君中

幫中衣廁踰穢器不使親知者共為子職而又欲親心安也**內史慶醉歸**

入外門不下車萬石君聞之不食慶恐肉祖

謝罪不許舉宗及兄建肉祖萬石君讓曰內

史貴人入閭里里中長老皆走匿而內史坐

車中自如固當乃謝罷慶慶及諸子入里門

趨至家外門家之外門讓責也固當反辭以深責之也謝謂慶謝罪也罷慶者罷

遣之使改也里門二十五家之門猶今巷門也因慶醉歸入外門不下車萬石君深責之

以其侍貴安坐車中使里中父老走避故後諸子入里門則奔趨至家也**正誤**謝

慶謂告於慶去也晉灼曰以言相告曰謝或以乃謝為句又以謝為慶謝罪者俱非是

奔趨作**增註**外門巷門舉宗猶言闔族謝罷

步趨即巷門言自是以後入巷門**○疏**疎**廣為太**

則疾趨而歸不但下車矣

子太傅上上聲疏乞骸諸骨加賜黃金二十斤

太子贈五十斤歸鄉里日令平聲家供具設

酒食請族人故舊賓客相與娛樂洛數朔問

其家金餘尚有幾斤趣促賣以共供具漢書

廣字仲翁兄字受字公予東海蘭陵人宣帝

立太子拜廣為太傅受為少傅太子年十二

能通孝經論語廣謂受曰知不足不辱知止不

始功遂身退天之道也豈如相隨出關歸老

故鄉受叩頭日從太人議於是公鄉故人相

道東都門外送者車數百兩道路觀者皆日

賢哉二大夫廣歸以所賜金日為酒食以會

宗族故舊賓客趣與促同言促讀餘金以供

酒食之具也

增註太傅官名上疏乞骸骨猶今居

歲餘廣子孫竊謂其昆弟老人廣所信愛者

日子孫冀及君時頗立產業基址今日飲食

費且盡宜從丈人所勸說稅君買田宅老人

-45 168 45 875" data-label="Text">

即以閒暇時為去廣言此計產業基址謂田

-95 168 145 875" data-label="Text">

賜金將盡也說誘也君謂疏廣丈人謂昆

-145 168 195 875" data-label="Text">

弟老人所處也言此計謂勸買田宅也

-195 168 245 875" data-label="Text">

誤宜從丈人所漢書註宜冷意自丈人所

-245 168 295 875" data-label="Text">

出無泄我言也或解所笑為處者非是

-295 168 345 875" data-label="Text">

註冀欲也丈人即廣所廣曰吾豈老悖佩不

-345 168 395 875" data-label="Text">

愛信之高年兄弟也

-395 168 445 875" data-label="Text">-445 168 495 875" data-label="Text">-495 168 545 875" data-label="Text">-545 168 595 875" data-label="Text">-595 168 645 875" data-label="Text">-645 168 695 875" data-label="Text">-695 168 745 875" data-label="Text">-745 168 795 875" data-label="Text">-795 168 845 875" data-label="Text">-845 168 895 875" data-label="Text">-895 168 945 875" data-label="Text">-945 168 995 875" data-label="Text">-995 168 1000 875" data-label="Text">

小學大全卷之九 四十九

念子孫哉顧自有舊田廬令子孫勤力其中

足以共供衣食與凡人齊今復扶又切增益之

以為贏盈餘但教子孫怠惰耳老悖謂年老而乖悖也舊

有田廬勤力可給衣食贏餘猶云多賢而多餘也有贏餘則子孫倚之而怠惰也

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夫扶富

者衆之怨也吾既無以教化子孫不欲益其

過而生怨又此金者聖主所以惠養老臣也

故樂洛與鄉黨宗族共享其賜以盡吾餘日

不亦可乎熊氏曰賢者為多財所累則志有

多財以為資則驕盈侈靡必致重其過惡而

喪身敗家矣且財利積而不散怨必歸之故

在下已則益其過在人則生其怨然世之人但

知營私較計增益田宅以貽中子孫而不知教

之德義以為中長世之道則其多貲徒以重其

浮侈長其愚騃所謂田宅貲財者卒亦不可

保也疏廣此言豈非為人父祖之鑒乎 ○龐公未嘗入城府夫

妻相敬如賓劉表候之龐公釋耕於壟上而

妻子耘於前表指而問曰先生苦居畎畝而

不肯官祿後世何以遺同子孫乎漢書龐公字德

公襄陽人劉表漢宗室為荊州刺史釋耕謂耕罷而暫息也畎田間溝也表以龐公耕而不在無官祿增註候猶訪也壟田間高處也以及子孫也

龐公曰世人皆遺之以危今獨遺之以安雖

所遺不同未為無所遺也表嘆息而去遺之

謂富貴多危機也遺之以安謂自食其力而無後患也安危雖殊豈云無所遺哉表聞其言歎其立志高尚

不可以利祿動也**增註**富貴者易危勤勞者常安理勢然也

陶淵明為彭澤令不以家累去聲自隨送力

給其子書曰汝且夕之費自給為難今遣此

力助汝薪水之勞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書

列傳淵明字元亮晉世嘗為彭澤縣令後劉裕將謀篡奪遂賦歸去來辭以歸更名曰潛家累妻子也力僕隸也命其子善遇之者以其亦人之子也

增註瞻也遇也

○崔孝芬兄弟孝義慈厚弟孝暉傳等奉

孝芬盡恭順之禮坐食進退孝芬不命則不

敢也雞鳴而起且温顏色一錢尺帛不入私

房吉凶有須聚對分給諸婦亦相親愛有無

共之北史魏崔挺傳挺字慶胤博陵人子長孝芬仕至太常卿次養暉仕至趙郡

太守孝暉事兄克盡恭順坐食進退不命不敢恭之至也雞鳴而起晝無顏色順之至也錢帛不入私房者所謂無私蓄也吉凶有須分給者所謂莫不均也諸婦亦相親愛者得於所觀感而興起也

孝芬叔振既亡後孝芬等承奉

叔母李氏若事所生旦夕溫清七正出入啓

觀家事巨細一以咨決每兄弟出行有獲則

尺寸以上上聲皆入李之庫四時分資洛代李

氏自裁之如此二十餘歲孝芬幼母叔父皆卒故兄弟奉叔母如親母也溫謂冬則禦其寒而致其煖清謂夏則禦其暑而致其涼也啓者出必告也觀

者反必面也家事大小及有所所得四時長幼分給皆聽其裁度如是者歷二十二年加二十日也

增註 孝芬之叔名振溫謂冬溫清謂夏清獲得也資與也 ○王凝當

居慄栗如也子孫非公服不見閨門之內若

朝潮廷焉文中子關朗篇疑字叔恬文中子之弟唐貞觀中起家拜監察御史

慄嚴謹貌子孫非公服不敢見處御家以四

教勤儉恭恕正家以四禮冠去聲婚喪祭治家

謂勤而不怠儉而不侈恭以待人也正家之禮謂既長而冠既冠而娶喪以慎

終祭以追遠也**增註** 御治也勤以事事儉以制用恭以處已恕以待人四禮說見嘉

言 聖人之書及公服禮器不假垣屋什物必

堅朴曰無荷費也門巷果木必方列曰無荷

亂也熊氏曰聖人之書乃禮義之宗公服禮器乃禮法之守故不可以假人而亦不可借於人也垣屋什器堅則久而不壞朴則質而不奢若華靡飾外則苟費矣至於經畫

門巷栽植樹木必方整成增註假借也不假

列若傾斜失次則苟亂矣阮氏曰皆自足也管築垣屋造設什物必渾堅朴素經畫

門巷種植果木必方整成列蓋其為人不苟故每事亦

不荷如此 ○張公藝九世同居北齊隋唐皆

旌表其門麟德中高宗封泰山幸其宅召見

公藝問其所以能睦族之道公藝請紙筆以

對乃書忍字百餘以進其意以為宗族所以

不協由尊長上聲衣食或有不均卑幼禮節或

有不備更平聲相責望遂為乖爭苟能相與忍

之則家道雍睦矣唐書孝友傳公藝東平壽張縣人高齊至隋唐皆旌

其門麟德二年高宗因封禪泰山駕幸其門

問其合族之方公藝書大小忍字百餘以獻

蓋謂處家睦族不過大忍小忍而已責望乖

爭皆起於不能忍也吳氏激曰今之人有父子異居兄弟別籍習以成風恬不為怪願其所始皆因小嫌浸成大戚往往相視如讎敵

曾不知忍之道也凡人所居儻能大書忍字
 勝於堂上卑幼所為或有不違於尊長之意欲
 治之則觀忍字含忍而不治尊長所為或有
 不合於下情欲言之則觀忍字隱忍而不言
 夫如是上知忍而不肯陵下下知忍而不敢
 犯正乖爭之忿態和悅之情生雖累世綿遠
 聚族盛大百年如一日于口如一身
 矣此公藝所以九世同居而不替也
 其土為壇以祭也泰山山名天子所至日幸
 忍耐也協和也卑幼責望尊長之不均尊長
 責望卑幼之不備是更相
 責望也乖戾也雍和也
 ○韓文公作董生

行曰淮水出桐柏山東馳遙遙千里不能休

淝水出其側不能千里百里入淮流

又名愈字退之杜唐官至吏部侍郎卒謚文

宋神宗朝封昌黎伯從祀孔子廟庭董生名

召南桐柏山在唐州淮水之所出淝水在廬

州合肥縣東馳千里不休言淮水自桐柏出

流千里之外始至海也淝水之流不能

千百里以比董生居下不能及遠也

行歌 壽州屬縣有安豐唐貞元年時縣人董

生召南隱居行義於其中刺史不能薦天

子不聞名聲爵祿不及門門外惟有吏日來

徵租更索錢

安豐縣名貞元唐德宗年號

昌黎文集有送董召南序言

其累舉進士 增註 董生隱居行義於淮淝之

而不得志也 增註 間時之六不能與儔韓子

為作此詩蓋賦而興也 嗟哉董生朝出耕夜歸讀古人

書盡日不得息或山而樵或水而漁入厨具

甘肯上堂問起居父母不感感妻子不咨咨

朝耕暮讀山樵水漁言其固窮守道以養父母

母妻子也甘肯起居言其孝也感感憂愁也

咨咨嗟怨也父母安其老故嗟哉董生孝且

不憂妻子樂其慈故不怨也 慈人不識唯有天翁知生祥下瑞無休期家

有狗乳聲出求食雞來哺其兒啄啄庭中拾

蟲蟻哺之不食鳴聲悲徬徨躑躅逐

久不去以翼來覆敷救待狗歸乳生子也徬

徊在足不去也此言董生孝慈之行人有增

不知而天知之故祥瑞之見於異類如此增

註天翁猶言老天躑躅跳貌嗟哉董生誰將與儔紉下時

之人夫妻相虐兄弟為雠食君之祿而令平

父母愁亦獨何心嗟哉董生無與儔此言命

昆弟親如敵仇貴而有祿者猶貽父母之憂董生獨以賤貧而父母妻子怡悅如此則彼

獨何心哉朱子日上句誰將與儔疑而問增

註儔匹

○唐河東節度使

去聲

柳公綽

尺約

在公卿間最名有家法中門東有小齋自非

朝潮謁之日每平旦輒出至小齋諸子仲郢

皆束帶晨省醒於中門之北溫公家範公緯

刺史柳子溫之子公緯官至兵部尚書河東

節度使俞公權仕至太子太保字誠懸子仲

郢仕至天平節度使使字諭蒙子弟多任公

顯職家法之嚴一時士大夫莫能及也公

緝決私事接賓客與弟公權及群從去弟再

會食自且至莫暮下不離去小齋燭至則命

一人子弟執經史躬讀一過訖乃講議居官

治家之法或論文或聽琴至人定鐘然後歸

寢諸子復昏定於中門之北凡二十餘年未

嘗一日變易兄弟終同在書齋不入於內

廣其知識議居官治家以篤于行事論文辭

以達其正義聽琴聲以禁其邪思然後歸寢

歷二十載之久未嘗一日有改也其遇饑歲則諸子皆蔬食

似曰昔吾兄弟侍先君為丹州刺史以學業

未成不聽食肉吾不敢忘也歲飢令諸子蔬

增註 日節 慶言

也父沒稱先姑姊妹姪有孤嫠離者雖踈遠

必為去聲擇壻嫁之皆用刻木粧奩廉穎胡結

文綃為資裝常言必待資裝豐備何如嫁不

失時親族女子有孤而無父發而無夫者皆

而易成也額繫綃染為文者額綃資裝省約

而易辨也嫁不失時則男如得遂室家之道

何必待資裝豐增註姪謂兄弟之及公綽卒

備而使失時哉女奩鏡匣也仲郢一遵其法事公權如事公綽非甚病見

公權未嘗不束帶為京兆尹鹽鐵使出遇公

權於通衢必下馬端笏立候公權過乃上馬

公權莫歸必束帶迎候於馬首公權屢以為

言仲郢終不以官達有小改公綽既卒子仲

叔父如父雖官顯達不少增註其指節度也之在公綽妻韓氏相去聲國休之曾孫家法嚴

肅儉約摺紳家楷加駭範歸柳氏三年無少

聲去聲長上聲未嘗見其啓齒常衣去聲綃素不用綾

羅錦繡每歸觀不乘金碧輿祇止乘竹塹當侯

切子二青衣步履洗以隨常命粉苦參黃連

熊膽和為丸賜諸子每永夜習學含之以資

勤苦公綽夫人韓臯之女開元丞相休之負孫女也搢紳搢笏垂紳也楷範猶言模範也末嘗啓齒不見其笑也歸觀歸寧父母也金碧輿唐世命婦所乘者竹塋子竹轎也言其儉約此衣絹素且不乘輿而用竹轎也步履步走也九苦味助諸子讀書之勞又見其慈而

增註相國宰相之稱休其名也楷範善教也猶言法式婦人謂嫁日歸二青衣二僅使也履徐行貌資助也此言家法之在內者江州陳氏宗族

七百口每食設廣席長幼以次坐而共食

之有畜許六切犬百餘共一牢食一犬不至諸

犬為去聲之不食五代史江州今九江府南唐陳廢十世同居長幼七百餘人不置奴婢日會食堂上唐主命復其家至采一十八世不分子友之至感動異類况於

增註十世同居犬知愛其類和順之所感也温公曰國朝

潮公卿能守先法久而不衰者唯故李相去聲

助家子孫數世至二百餘口猶同居共爨田

園邸底舍所收及有官者俸祿皆聚之一庫

計口日給餉婚姻喪葬所費皆有常數分命

子弟掌其事其規模大抵出於翰林學士宗

諤去聲所制也家範助字明遠滁州人仕宋太宗為相後謚文正子宗諤字昌

武真宗時為學士邸舍客店也數世不分財異居而所費皆有常經故一時公卿子孫皆

莫能及也國朝温公自謂本朝也

右實明倫凡四十五章○李氏日首十

臣之義次五章實夫婦之別次十章實長幼之序次一章實朋友之交後十一

章實通實正誤或問此篇似少朋友章五倫之義朱子曰當時是衆編類

來偶缺小學集註大全卷第九終

小學集註大全卷第十

海虞吳訥集解

姑蘇陳祚正誤

天台陳選增註

善行第六之中

或問第五倫曰公有私乎對曰昔人有與吾

千里馬者吾雖不受每三公有所選舉心不

能忘而亦終不用也吾兄子嘗病一夜十往

退而安寢吾子有疾雖不省醒視而竟夕不

眠若是者豈可謂無私乎漢書列傳第五復

章帝時為司空倫以公正稱或疑不能無私

故以為問而倫答之也朱子曰人遺馬不受

後來薦人未嘗忘然竟不薦自是好但於心

不忘便是喫他取舉意思不過這便是私意

又日如十起與不起便是私這便是避嫌然

他自見得這意思已是大段做工夫會省察

了熊氏日兄子與已子同出於父何至退即

安寢若此皆未得其正也實敬身首舉此條

蓋欲正人

之心術也

增註

東漢以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公

公竟

終也

漢書列傳第五復

姓字伯魚京兆人

故以為問而倫答之也

朱子曰人遺馬不受

後來薦人未嘗忘然

竟不薦自是好但於心

不忘便是喫他取舉

意思不過這便是私

意又日如十起與不起

便是私這便是避嫌

然他自見得這意思已

是大段做工夫會省

察了熊氏日兄子與已

子同出於父何至退即

安寢若此皆未得其正

也實敬身首舉此條

夫人欲試寬令平聲恚慧伺似當朝潮下會裝

嚴已訖使侍婢奉捧肉羹飛翻汚去朝衣婢遽

收之寬神色不異乃徐言曰羹爛汝手乎其

性度如此寬字文饒漢弘農人恚怒也朝會

會往朝也裝嚴猶言裝飾也夫當

不朝之時衣服為婢所汚非惟不怒而辭氣

不異平時可謂難哉嘗為南陽太守治民不

忍施刑以蒲鞭示辱李氏日子程子嘗曰人

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為甚第能於怒時

邊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見外誘之不

足惡而於道思過半矣若劉寬者雖由性度

之美亦可謂能忘

其怒矣學者師之

正誤

當朝會將往

增註

裝

嚴

朝

會

集

也

也

也

也

謂裝着嚴整異變也

○張湛矜嚴好禮動止有則居

處上聲幽室必自修整雖遇妻子若嚴君焉及

在鄉黨詳言正色三輔以為儀表湛字子孝東漢扶風

人莊以持已日矜於嚴好禮者持身必由乎禮也動止有則者動靜不愆於度也居幽室必修整不欺暗室也遇妻子若嚴君以義室

欲也詳言者詳盡而不躁正色者端莊而不肆三輔漢以京兆尹左扶風

右馮翊為之儀範也表率也正誤於嚴於莊而嚴厲也

嚴君尊嚴之君長也漢三輔共治長安城中儀表猶言法式建武初為左

馮翊告歸平陵望寺門而步主簿進曰明府

位尊德重不宜自輕湛曰禮下公門軾路馬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父母國所宜盡禮何

謂輕哉建武光武年號左馮翊三輔官各平

處浮屠入中國寄寓鴻臚後因以所居曰寺也此日寺門蓋湛鄉郡官府之居主簿湛屬

吏也湛以孔子大聖居鄉黨其禮猶若是後人可不盡禮哉增註寺官府

之貌恂信實○楊震所舉荊州茂才王密為昌邑

令謁見懷金十斤以遺震震曰故人知君

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

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去字

伯起弘農人自荆州刺史遷東萊太守道經
昌邑密餽金欲謝舉主也熊氏曰君子之德
明不欺天幽不欺神內不欺心外不欺人愚
按肅明經博學年五十七始任忠情亮直一時
莫及其薦賢在於報國密乃以利為謝密力之
負震多矣此知人所以難也震仕安帝為司
徒遷太尉而卒子乘孫賜曾孫
增註 故人震
彪四世皆位三公以清自著

謂茅容與等輩避雨樹下眾皆夷踞句相

對容獨危坐愈恭郭林宗行見之而奇其異

遂與其言因請寓宿且日容殺雞為饌林宗

謂為去聲已設既而供其母自以草蔬與客同

飯林宗起拜之曰卿賢乎哉因勸令平聲學卒

以成德容字季偉陳留人夷踞蹲踞也危坐

性明於知人見容異常故與語而宿其家容
殺雞奉母而以蔬食與之共食故林宗起拜
稱賢而勸之學後容遂為成德之士熊氏曰
天下之人質性之美者固多但不知問學所
以不能有成非遇先達之士獎識而造就之
鮮有不湮沒者故非郭林宗則何以知茅容
也○已上皆

增註 夷踞蹲坐也
○陶侃為廣

州刺史在州無事輒朝運百甕關於齊外莫

漢書列傳

暮運於齊內人問其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

過爾優逸恐不堪事其勵志勤力皆此類也

晉書列傳侃字士行鄱陽人甃磚也廣郡名時東晉立國江左中原之地為劉石所據侃

欲致力興復然恐廣南事簡習成安逸故朝夕運甃習勞以勤力而勵志也後為

荊州刺史侃性聰敏勤於吏職恭而近禮愛

好去聲人倫終日斂膝危坐闔苦本切外多事于

緒萬端罔有遺漏遠近書疏去聲莫不手答筆

翰如流未嘗壅滯引接踈遠門無停客荆郡名恭

而近禮愛好人倫謂持已以待人皆不違乎禮也終日危坐謂心存而不苟動也闔門限也

古者人君命將之辭曰闔以外將軍制之時侃都督荊州故曰闔外也軍旅事多罔有漏

失遠近書疏手答如流非才性聰敏能然乎引接踈遠門無停客非勤於吏職能如是乎

增註愛好人倫尚名教也闔外謂邦域之外晉處江左以荆楚為國之西門故曰闔

外常語去聲人曰大禹聖人乃惜寸陰至於衆

人當惜分陰豈可逸游荒醉生無益於時死

無聞於後是自棄也諸參佐或以談戲廢事

者乃命取其酒器蒲博之具悉投之于江

八卷六十一

吏將去聲則加鞭朴樗蒲者牧豬奴戲耳

老莊浮華非先主之法言不可行也君子當

正其衣冠攝其威儀何有亂頭養望自謂弘

達耶侃以當世喜逸游而畏檢束好荒醉而

與聖人相去懸絕雖分陰不可虛過自棄也

捕傳雙陸之類老莊周晉世清談所

宗教浮華謂虛浮華靡而無實用也攝檢束

也亂頭養望謂蓬頭放肆養其虛望也李氏

月步風壞於晉而人理幾乎熄矣景仰老莊

浮華之言以助其亂頭養望自謂弘達之行

而陶侃於橫濱之際卓越自樹以矯立之其

言行皆可為世法後立功晉室為太尉官至

三考晉書本傳作大禹聖者正誤或作大禹聖人者非是增註養望

有文才而浮躁淺露豈亨爵祿之器耶楊子

沉靜應得令長餘得令終為幸其後勃溺南

海照鄰投穎水賓王被誅炯終盈川令皆如

行儉之言唐書裴行儉傳勃字子安絳州人

之范陽人，賓王，婺州人，行儉字，守約，絳州人，仕唐，為吏部侍郎，器識器局，識量也，文藝文辭，藝術也，浮躁淺露，謂無沉潛深厚之氣象也，令終善終也，後賓主，佐李敬業起兵，討武氏而死，勃與照鄰皆溺水而卒，唯炯仕終，盈川縣令，故世以行儉之言為然。

增註

見識識 ○孔戡 堪於為義若嗜慾不顧前後於

利與祿則畏避退怯如懦夫然 昌黎文集戡字君勝孔子

三十八世孫於義若嗜慾言好之篤而必欲得之也於利祿若懦夫言常退避而不急於進取

增註

儒柔怯也言其勇於為義而怯於利祿如此 ○柳公綽

居外藩其子每入境郡邑未嘗知既至每出入常於戟門外下馬呼幕賓為文皆許納拜

未嘗笑語款洽 柳氏家訓外藩謂公綽歷江

南邵寧河東三道節度使也子至不欲知者恐人有所餽遺也戟門者節

度門得列戟也至門下馬幕賓納拜者子躬之禮當

增註

外藩謂節度使取屏蔽之義也納受也 ○柳仲郢

然也 以禮律身居家無事亦端坐拱手出內齋未

嘗不束帶三為大鎮廐 無良馬衣不熏香

公退必讀書手不釋卷 仲郢字諭蒙公綽子

嘗為劍南山南天平 世道節度使端坐拱手者嚴於持已也廐無良馬衣不熏香者儉以律身也公退手不釋

卷者勤於問學也

正誤

公退讀書不釋卷者仕優而學也

增註

公退

而退也

家法在官不奏祥瑞不度僧道不貸

泰賊吏法凡理藩府急於濟貧卹孤有水旱

必先期假貸廩軍食必精豐逋租必貴

世免館傳朱慈切必增飾宴賓犒口到切軍必華

盛而交代之際食儲帑備聲必盈溢逸於

始至境內有孤貧衣纓家女及笄者皆為去聲

選塔出俸金為資裝嫁之家法柳氏傳家之法則也不奉祥瑞

以下即所傳居官之法也貸實也假以錢米微之也逋負欠也貫除也館傳館驛郵傳也

食儲倉糧也帑藏庫藏錢帛也不奉祥瑞恐獻諛於上也不度僧道恐異端惑世也不貸

賦吏恐貽害於民也急於孤貧假貸者振恤之道當然也廩軍食必精豐者兵食當重也

逋租必貫免者民力當寬也館傳必增飾犒軍必華盛者賓旅待之當厚也至若交代而

食儲帑藏盈滿如始至者助納有籍用無所私而致也孤貧衣纓家女出俸金以嫁者在

厚之至也○柳玘曰王相去聲下同國涯方居相位掌

利權竇氏女歸請曰玉工貨一釵奇巧須七

十萬錢王曰七十萬錢我一月俸金爾豈於

女王情但一釵七十萬此妖物也必與禍相

隨女子不復扶又敢言淮字廣津唐文宗朝

位又兼度支鹽鐵榷茶等使竇氏女淮女嫁

竇訓為妻也女歸寧請七十萬錢以買玉釵

泪以為妖物而不聽熊氏曰淮實吝蓄以正

拒之然妖物必與禍隨則各言也蓋妖物

物人必貪競固數月女自婚姻會歸告王曰

前時釵為馮外郎妻首飾矣乃馮球也王

嘆曰馮為郎吏妻之首飾有七十萬錢其可

久乎馮為賈相餽門人最密賈有蒼頭頗張

威福馮召而勗之未浹旬馮長謁賈有二青

衣捧地黃酒飲去之食頃而終賈為去出涕

竟不知其由外郎馮球也賈餽字子

頭漢世僕穎以蒼為巾異於凡民也二青衣

二童使也浹周也浹旬十日也馮見餽飯以

專檀威福密召而戒之如悲其告主乃用毒

酒托地黃為名使童子出飲之而死果符王

淮之言餽雖悼正誤地黃藥名無毒蓋他酒

又明年王賈皆遘禍噫王以珍玩奇貨

為物之妖信知言矣徒知物之妖而不知恩

權隆赫之妖甚於物耶馮以卑位貪寶貨已

不能正其家盡忠所事而不能保其身斯亦

不足言矣賈之臧獲害門客于墻廡武之間

而不知欲終始富貴其可得乎邁遇也臧獲如婢也明年

淫餽俱為仇上良誣奏被誅故玳以為淫知玉釵為妖物可謂知言然不自知買權國位

與小人為比其勢之盛甚於物之妖也球以即吏貪財好貨不能律已正家乃欲盡忠所

事而幾其身又何足言也餽居相位蒼頭害門客於至近之地而不知又豈能保其貴富哉

正誤 知言者知 **增註** 友日臧婢日獲 **此雖一事作**

戒數端熊氏曰奇巧之物不可貪一戒也恩

能正家三戒也失幾漏言殺其身四戒也不親正人屢幸臧獲威福恣行禍機發而不知

察五戒也○已 **王文正公發解** 南省廷

上皆柳氏家訓 **試皆為首冠** 或戲之曰狀元試三場一生

喫著 不盡公正色曰曾平生之志不在温

飽 東軒筆錄公名曾字孝先青州人宋真宗

朝鄉試省試廷試皆第一劉子儀學士戲之公答之以此後仕至丞相卒謚文正石氏

曰士之積道德富仁義於厥身蓋假權位以布諸行事利於天下也 **正誤** 志不在温飽則豈屑屑然謀於衣食歟 在安天下矣

○范文正公少聲有大節其於富貴貧賤毀

譽于歡戚不一動其心而慨然有志於天下

嘗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

樂洛下而樂也歐陽文集毀謂人非之也譽

陽樓記語蓋公素志而形於言此所以貴富

賤貧毀譽歡戚無一動其心也朱子曰文正

公自做秀才時無一事不理會過一

且存宗大用之便做出許多事業也 **正誤** 不

動其心謂富貴不慕貧賤不厭毀之不怒譽

之不喜得而不歡失而不戚也天下未憂而

先憂天下也樂而後 其事上遇人一以自信

樂仁人之心如此

不擇利害為趨捨其有所為必盡其方曰為

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我者雖

聖賢不能必吾豈苟哉事上謂事君遇人謂

物皆是也趨奔競也捨棄避也曰者亦公之

自言也一以自信不擇利害為趨捨即所謂

增註

自信守其正也如是盡其方也事上待

必盡其方而成敗不苟焉容

心於其間有行法埃命意

○司馬溫公嘗

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為未嘗有不可對

大言者耳

晁無咎錄公平生誠實不欺故不可對人言者則不為也何氏曰先

正嘗以溫公此言與趙清獻公曰所為事夜必衣冠露香告天相對為座右銘此誠士君子立身行己之法蓋能不作於人則不愧於天矣雖云一事實則一理天人之際豈相遠

○管寧嘗坐一木榻積五十餘年未嘗箕

股其榻上當膝處皆穿

魏志高士傳寧字幼安漢末避亂依

公孫度於遼東日講詩書所居成邑民化其德魏文帝立召寧浮海以還文帝明帝皆召之使仕寧陳情不仕而終古人危坐如跪兩膝頭著榻處皆穿蓋未嘗箕股而坐也

誤

箕股謂兩展其股狀如箕也

○呂正獻公自少

去聲講學

即以治心養性為本寡嗜欲薄滋味無疾

言遽色無窘

巨負切

步無惰容凡嬉笑俚近

之語未嘗出諸口於世利紛華聲伎

息游宴

以至於博奕奇玩澹然無所好

去聲○申公家傳治心者

收其放心也養性者養其德性也嗜欲滋味男女飲食也遽色急遽之顏色窘步窘迫之行步也聲伎歌樂巧戲也奇玩圖畫之類也何氏曰養性在治心治心當寡慾蓋天理人欲相消長有二分人欲即消二分天理自薄滋味以下皆寡嗜慾之事也

增註

也○明道先生終日端坐如泥塑人及至

其人則渾是主團和氣外書端坐如泥塑人

接人下團和氣即所謂即之温也劉安禮云

先生德性充完粹和之氣益於面背樂易多

愆終日怡悅立之從先生學

正誤

終日端坐如泥塑人

十年未嘗見其有忿厲之容

敬也 ○明道先生作字時甚敬嘗謂人曰非欲

字好即此是學遺書先生嘗以書札為能喪

然字好為學之道當然也朱子曰此亦可以

收放心非是要字好銘曰握管濡毫伸紙行

異在其中點點畫畫放意則荒

○劉忠定

公見温公問盡心行己之要可以終身行之

者公曰其誠乎劉公問行之何先公曰自不

妄語始元城語錄忠定即謂之也朱子曰温

實其心而不欺也真氏曰按忠定問學道

從何入温公曰自誠入又問誠何入曰自

不妄語入南軒張氏嘗疑之今以朱子此說

觀之則知誠之為義經傳所指不同温公所

謂誠主於不欺語無矯偽正學者立心

增註

之初所當從事者非指誠之至者言也

諡也 劉公初甚易之及退而自彙括曰

之所行與凡所言自相掣肘矛謀盾徹時帝矛謀盾

切者多矣力行七年而後成自此言行去一

致表裏相應遇事坦然常有餘裕

麤括矯揉曲木之器

也製挽也肘臂節也掣肘謂臂欲運動而人挽之不能運也矛有鈎之兵盾即今榜牌也矛盾謂矛欲傷人而盾蔽之不能傷也劉公初易其言後退自矯揉乃知言行有違自相掣肘矛盾者衆故勉力篤行七年而後內外相應坦然由之有餘裕矣

增註易

以不妄語為易也

○劉公見賓客談論踰時體無欹

歎側肩背竦直身不少動至手足亦不移

元城語錄踰時過一時久也心為一身之主百體皆聽命元城存心正直故見於外者如此朱子曰元城每與人相見終日不甚交談欲起屢留之然終不交談或問之曰人坐久

必傾側久坐而不傾側必貴重有德人也

增註敬而也劉公即忠定公也○徐

積仲車初從安定胡先生學潛心力行不

復仕進其學以至誠為本事母至孝自言初

見安定先生退頭容少偏安定忽厲聲云頭

容直某因自思不獨頭容直心亦要直也自

此不敢有邪心卒謚節孝先生

童蒙訓仲車既冠徒步往從安定學時門人于數獨以別室處之父羅

城君早棄家不知所終盡孝於母朱子曰這樣人都足資質美所以一撥便轉終身不為惡也○文中子之服儉

以絜絜無長丈物焉綺羅錦繡不入于室曰

君子非黃白不御婦人則有青碧文中子事君篇儉謂

不華絜謂不汚長冗長也無長物謂稱用而巳無多餘者也綺羅錦繡非儉素之宜用也

正誤長刺也黃白麻絲自然之色○柳玘曰高

侍郎兄弟三人俱居清列非速客不二羹哉

恣夕食齧核葡萄匏苞而已柳氏家訓高氏兄弟唐人長鐵字翹

之翰林學士次鉄字權仲給事申次錯字弱金禮部侍郎速石也裁切肉也不一無兼味也齧齧也葡萄匏菜名夫兄弟皆仕清

要而飲食之奉若此則他可知矣○李文

靖公治居第於封丘門外廳事前僅容旋馬

或言其太隘公笑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為宰

輔廳事誠隘為大祝奉禮廳事則已寬矣温公

訓儉文公名九字大初洛州人宋真宗朝拜相卒蓋文靖封在門宋汴都門外也僅容旋馬謂

祭一馬之危博也隘窄狹也大祝奉禮皆典祭祀者公言今日為宰相廳前誠窄若子孫

為大祝奉禮居之則寬廣矣○張文節公為相去自奉如

河陽掌書記時所親或規之曰今公受俸不

少而自奉若此雖自信清約外人頗有公孫

布被之譏公宜少從衆公歎曰吾今日之俸雖舉家錦衣玉食何患不能顧人之常情由儉入奢易異由奢入儉難吾今日之俸豈能常有身豈能常存一日異於今日家人習奢已久不能頓儉必至失所豈若吾居位去位身存身亡如一日乎公孫弘自字用晦滄州人進士及第授河陽節度掌書記至真宗朝拜相漢公孫弘事武帝為相而曲學多詐汲汲長孺解數之日弘位三公俸賜多而為布被此詐也公奉身儉約故時人引是為諷嗚呼公之志豈常情所知哉

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誠于萬世不易之言也

增註

頓遽也

○温公

曰先公為群牧判官客至未嘗不置酒或三行或五行不過七行酒沽於市菓止梨栗棗柿肴止於脯醢菜羹器用磁漆慈當時士大夫皆然人不相非也會數朔而禮勤物薄而情厚温公父名池字和中心宗天聖中為郡牧判官歷鳳翔河中同州魏晉六郡守後以公貴贈温國公酒行不多果肴器物皆日常所用故會雖數而禮則勤物雖薄而情則厚此温公言其父時

增註

行猶巡也

近日士

大夫家酒非內法果非遠方珍異食非多品
 器皿非滿案不敢會賓友常數日管聚然後
 敢發書苟或不然人爭非之以為鄙吝故不
 隨俗奢靡者鮮矣酒肴器物皆非易致之物故必先期管辦聚集然後召客於是會聚不可數而禮意欲求勤厚得乎此溫公言當時士大夫習俗之奢侈也
 正誤內法謂官內造酒之法書謂召客之書嗟乎風俗頹弊
 如是居位者雖不能禁忍助之乎熊氏曰溫公元祐元年拜相蓋欲正躬以清約為天下先訓儉一節亦為之兆爾爾情不得不盡行其志而遽終也

○溫公曰吾家本寒族世以清白相承吾性
 不喜華靡自為乳兒時長上聲者加以金銀華美
 之服輒羞赧乃板切棄去之公生真宗天禧二年自為乳兒不喜華靡蓋天性也
 年二十忝科名聞喜宴獨不戴花同
 年曰君賜不可違也乃簪一花平生衣取蔽
 寒食取充腹亦不敢服垢弊以矯俗干名
 但順吾性而已仁宗寶元元年溫公中甲科聞喜宋進士賜宴名也葉氏曰衣食所以適體固不當失之華靡亦不必故為垢弊但安素分順性所安可也○已上

皆温公訓儉文正誤 忝叨也振洩弊壞矯拂干未也 ○汪信民嘗言

人常咬得菜根則百事可做胡康侯聞之擊

節嘆賞呂氏雜誌信民名華撫州人康侯文

也一說擊器物為節奏以嘆味也朱子曰學

者須常以志士不忘在溝壑為念則道義重

而計較死生之心輕况衣食至微末事不得

未必死何用犯義犯分役心役志求之也某

觀今人因不能咬菜根而至違其本心者衆

矣可不戒哉愚按朱子轉是書首引胎教以

為之始至此則引咬得菜根之說以終一書

之義其示人之意切矣讀者不可以為淺近

忽之也增註 人能其淡泊而不以外物動心則

也說擊器物為節皆

通嘆嗟嘆賞稱賞

右實敬身凡二十八章 ○李氏日首十

四章實心術之要次七章實

威儀之則次一章實衣服

小學集註大全卷第十 終

盤宰吳邑之二年適少宰王公以外
艱家居磐公所取士也一日侍側公
日為政不尚儒術終俗吏也小學書
吾儒根本吾嘗類集諸家註已就刊
行之亦儒吏之一事也磐欽承以告
郡伯嶺南林公欣然命工付磐入梓
竊惟唐學士徐堅輩撰初學記讀而
愛之者且曰非止初學可為終身記

大學集詩大全卷第十

大學集詩大全卷第十
大學集詩大全卷第十
大學集詩大全卷第十
大學集詩大全卷第十
大學集詩大全卷第十
大學集詩大全卷第十
大學集詩大全卷第十
大學集詩大全卷第十
大學集詩大全卷第十
大學集詩大全卷第十

是書編之者何人類集者何人精切
詳明豈特爲小子之學雖終身用之
可也弘治乙丑重陽日門生遼東孫
磐拜識

慶安三曆子孟春日

武村市兵衛刊行

